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第二卷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吏部署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一本為
慈綸久滯籲
天詞窮謹再輸芹曝之私悰仰懇
聖明俯賜採納事臣疏言古今帝王大孝惟舜一
人與虞帝比德者惟我

諛

皇上一人非諛也孟子以五十而慕贊舜終身之
慕臣以我
皇上德萬年之慕徵於
皇上五十而慕臣竊覩於
聖母升遐之初以及告成之後無一事一念不竭
宸衷動天地感神人萬耳萬目共見共聞蓋自昔
帝王所未有者惟自舜不自用而能用人
皇上於

聖母親賢圖治一語竟置之若遺是惟我

皇上四十年來不憚勞筋苦骨以成其孝乃今數月之間不肯援筆運掌以成其孝之大以方虞

帝譽之登山者徒歷崄巇而不涉其巔浮海者徒冒湍激而不探其源也詎徒不可與虞帝並稱且恐徒以滋千萬世之口實其為

聖德之累也不小臣荷

國恩甚厚又自念犬馬齒長矣其圖報於我

皇上也無幾矣用是不避斧鉞之誅復終前請以
仰瀆於
皇上之前臣竊惟大寮
山陵之役幾至不能具官成禮臣意我
皇上必且愴然其不安者迄今補牘叩
闕明綸未下將謂大寮可終不備也乎不知衙門
無長吏誰與振飭
朝班無老執樹表儀積施積廢日替日陵是豈清

變 鬱

明之景象遐想

皇上初年耆舊盈庭夔龍接武臣不知涕泗之所從也臣之所欝絕而未解者一也臺諫

朝廷之耳目也耳目必廣而後壅蔽可徹臣惟候鬱

補諸臣家食數年始至

都下不過還其故物更復何煩吝惜以彼蓄積之

久執不顧輸素瀝赤以行其志處哉

皇上必且欣然其茹納者乃今守候年逾就列未

鬱 衮

卜將謂諸臣可終不補乎不知冷眼觀時其閱歷者最久赤心數奏其靖獻也無蘇愈久愈堅滋防滋潰大非

盛世所宜有遐想

皇上初年虛懷齋色樂取廣信臣不覺慨然其涕泗而太息者臣之所爵悒而未鮮者二也候考諸臣授之廢官之司所稱國器

朝廷之竅闕豐萮之隱衷終將賴之柰何兩年以

來孤生旅邸進之持橐視草不得用其忠退之
鞅掌簿書無所營其慮在諸臣豈不甚適而歲
月消磨無從一吐其胸中之奇與
國家徵賢之初心不其大爽乎此臣所鬱悒而未
解者三也候憑諸臣授之民命之寄孰非民社
所關有一人必有一人之職掌有一日必有一
日之官常業已付之柰何使數千百人號呼
闕下

朝廷之體統不肅郡邑之衙署久虛冑子典衣空囊枵腹在諸臣固已甚苦而海內災黎誰爲補乳無繇一慰其孔邇之思於朝廷恤民之德意不甚疎矣乎臣之所鬱抑而未解者四也起廢詔條我皇上手自裁定既經宸慮斟酌一番柰何迄今猶未俞耶如謂臣等程

量未精何妨
明示再議如謂賢者未盡入疏或云疏者未必盡
賢如謂一二尚有人言諸賢盡非衆好煌煌
恩詔揭日行天浩蕩洪恩必知所自其孰不追思
聖母之深仁頌揚
皇上之大孝也况乎知縣者不過筮仕之常秩降
斥者惟從昔日之原議添註寄仕版之空名照
原議者聽

明旨示
聖斷若夫市恩一念則又萬萬非臣等所敢萌諸
心者也臣查二十四年訪冊尚有二百餘人此番列名疏中僅存八百餘人盡數登庸尚可收十一於千百槩留不發將失大信於萬方臣之鬱悒而未解者五也嗟夫國所以立惟是仁賢為之楨幹也宜培植不宜摧折宜接延不宜釜鬲以
臣觀於今日奚啻建言與詿誤諸臣稱廢棄也

與哉大僚屢疏而不下臺省踰年而弗肅聽考者選授無期候憑者赴任無日無論職之大小位之重輕官之內外總之皆棄而不收矣漸漬之久竟成空虛

皇上將何以托重而恃力也

皇上所以愛惜名位不輕假人者得毋謂天下士皆可以爵祿羈縻遲速予奪惟吾所命而靡不如意也乎臣竊謂

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士人亦砥名節以自待其
身操爵祿以重名節則名節重而爵祿益重擴
名節而吝爵祿則名節輕而爵祿以輕夫至於輕
爵祿而天下事將有不敢言不忍言者矣伏願
我
皇上採念
慈詔不可久虛人心不可久抑
朝廷之設官分職不可久曠

速賜檢發原疏一朝
允行於
聖母之慈恩為益廣於
皇上之永慕為愈光於大舜之虛懷樂善曠千載
而合符即所稱大孝也已不然宵旰屯膏百姓
之耳目難掩記言載事千載之信史顯然詎直
大舜之不可及臣誠不知我
皇上將何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何以答輿情萬目之望又何以自
解於千萬世操筆載簡者之談也耶愚臣不識
忌諱一念報
主心切敝敢披瀝其悃悃之赤心不敢以將去之
心默默無言也臣無任悚惶激切待
命之至
臣聞爵祿名譽王者所以勵世磨鈍也世治
則其權皆出於上故爵祿即為名譽世亂則

其權或旁落於下故有爵祿之所不及而名
譽歸焉

神祖時廢籍諸臣是已然當時隱鱗藏羽世莫不
冀其登用至于海清已及而歲華難得壅滯
之極數見不鮮則爛羊續貂物情共厭方知
東門二疏鑑湖一曲猶為無用之用也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河南道御史馬經綸一本懇乞
聖明優容言官以自為
社稷計事頃者屢奉
嚴旨降逐南北科道諸臣臣幸蒙
恩罰俸供職夫臣何以供職哉臣御史也御史故
謂諫官又謂諍臣今日乃臣諫之日正臣供職
之日矣臣切惟

皇上數年以來深居靜攝上下情隔中外俱抱隱憂然而奸邪不至柄用國事不至敗壞社稷靈長海內晏如豈獨皇上威靈能坐制之哉所恃祖宗二百餘年之培植士風最正清議最重科道諸臣每每能明目張膽為國家分辨邪正指斥奸雄

廟堂處分未必盡從輿論而縉紳公議頗足維持
世風此
高廟神靈實鑑佑之豈非台省耳目之用大哉
皇上何為一旦自塗其耳目耶初除斥吳文梓等
已降調之臣等又忽降耿隨龍等旬日之間
共謫言官三十有四人夫因兵部考察之過而
處兵科在
皇上方執悚勵群臣之道以責後效臣何敢曲為

之解但因而蔓及于別科給事中及各道諸御史其為

聖明之累良非淺鮮且吏部未上職名疏前奉有

明旨降謫兩京科道掌印官其餘俱止罰俸業已極駭物論大損

國體矣及職名疏上而所處更有可駭者均一給事中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道之故也均一巡按出差則地遠出都則時遠而於其

中亦有所謫降亦不以彙者掌道之故也一筆之勾是荷與

前旨自不相信如此哉又奉有勾降之命不註勾降之數案牘而索始知彙彙然二十有三人也毋乃太甚乎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適以成其名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條徒以增其愧如此舉動雖

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聞嘖有煩言頃且

以大臣疏救而斬馬削籍滿朝臣工愕怖欷歔
咸謂
皇上今日以泥沙視賢才以草芥待台省辱
國傷重莫此為甚此萬曆二十三年以來第一大
虧損且邇來乃邪正消長之機大小往來之會
今
天威震疊日甚一日南北科道幾虛無人奸雄傾
善之計大行相率彈冠而視事豪傑敢言之氣

盡阻相對垂首而灰心從此清議不聞於上耶

謀得肆於下

社稷受禍寧有底極

皇上念之可為痛心矣

皇上年來厭惡言官動輒罪以貽噪今忽變而以

箝口無言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

切觀

皇上所謂無言者獨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

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爲臣請爲
皇上列其凡
皇上不郊天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與
是陷
皇上之不敬天者臣等言官也罪一
皇上之不享廟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
與是陷
皇上之不敬祖者臣等言官罪二

皇上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

能强得之是陷我

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勤政矣罪三

皇上任賢不篤去邪不決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

能强得之是陷我

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用人矣罪四

皇上好貨有癖而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
言官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我
皇上甘棄萬曆美政而不克終矣罪五言官負此
五大罪人人俱知慙愧
皇上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言官之不言豈不
當哉柰何所為箝口無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
以此知
皇上實惡切直而故假緘默以加之罪耳日者四

輔九卿有以密揭救有以公疏救有以特章救
續凡八上矣豈區區為此數十輩言官而樹之
德亦惟是老成惜才為
皇上計安社稷也乃讜言時徹於
九重清聽彌高於萬里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
為民夫諸臣原出草莽今歸草莽亦復何憾獨
念
朝廷之過舉不可成而大臣之忠懇不可拂

障△

皇上不聽閣疏之懇救也改降級而為雜職則四
輔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
皇上不聽部疏之懇救也改雜職而為罷職則九
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
明亦腹心以宰之股肱以運之耳目以聞且見
之乃今自塞其耳自障其目自離其腹心自戕
其股肱
皇上將誰與共理天下天下事又誰為

皇上宰之運之閒之見之哉
皇上試一加思自有惕然大不安於心者矣臣又
惟
皇上聰明天縱今日之事豈漫不加意而率意為
之或者假
雷霆震動之威以拖顛倒不測之術自謂一人聖
神駕馭自妙今而后無論事體關係何如將言
出而下莫之阻矣不知人言可以理服難以威

蕭

叔可以誠動難以術愚倘
皇上用其心至此豈
社稷蒼生之福哉夫人
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
君其理一也今言官本無大罪
皇上一旦震怒坐以失職降則降逐則逐無一敢
抗
命者似此大失人心便是上拂天意萬一

上天震怒以
皇上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為失
人
君之職而赫然降以異常灾異不但如近年北旱
南澇之肖條加以異常灾變不但如近年西哼
東倭之擾攘其所以示警我
皇上而使之震悚不自寧者亦猶我
皇上今日之示儆諸臣也

皇上自度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
天此理甚明
皇上獨不知自為社稷計乎伏乞
聖明詳思審處將降逐南北科道諸臣俯從閣部
疏請通令還職分別罰治或降俸級管事令其
攄忠以補一切
袞闕庶幾
君德不損清議不清大臣各安其職而奸邪斂蹟

釁蘖銷萌

社稷綿綿永承天休矣臣無任激切懇乞戰慄待

命之至奉

聖旨

此時

皇祖震怒滿朝結舌經綸疏入衆皆危之謂必有

廷杖嚴譴賴

聖度優容而經綸直聲大著云

萬曆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翰林院庶吉士劉剛一本天災重見謹告可虞

懇乞

聖明實圖脩省以彌凶敗并斥持祿輔臣以資燮

贊事臣一介草茅誤蒙掄擢及儲玉堂之署竊

自遣過

主庶幾极附景運以罄生平乃進籍至今則有大

謬不然者伏見兩年之間祝融為政近日之異

曠古稀聞夫天示恒象變不虛生即今變光景
可畏痛自拔擢履冰集木惟此時咨善道以救
燃眉惟此時分別忠邪賓圖輔理惟此時去歲
兩宮羅灾聞
皇上當時儆懼不遑大小臣工莫不讚嘆以為能
善承
上天愛仁之心可保永無灾害俄而漸脩故事積
習為常即布

詔

天下畧無禹湯罪己之誠及文景蠲卹之惠者

使冠蓋相望徒令驛遞騷勞臣於此時業已知

天心之未厭矣比者大工煩興愁苦萬姓伐石

採木徵稅運磚遠者萬里近者數百里竭脂膏

不足供其費絕筋骨不足任其勞賣妻鬻子不

足償其貸父離子散不能畢其功如旱魃為殃

野無青草人人敢怒在在如仇萬狀死傷尚鮮

成績而天不悔禍門殿為塵

聖母驚疑人心危懼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燒
宮
皇上誠自猛省晝之所為夜之所息在道乎不在
道乎凡敬
天法
祖親賢遠奸寡慾保身輕財重命俱謂之道反是
者不名為道道之有無天之所以緣而禍福也
皇上臨御之初勵精圖治萬機得其理百官得其

職
皇天歆之未常有災比年以來簡禋祀廢朝常棄
股肱閉耳目斷地脈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
堂陛若萬里之遙不知
皇上深居靜攝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外廷之人
即有不知天不見耶夫
皇上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也

祖宗朝遇震電則曰
陛下赦臣臣赦天下故即大赦錮祖務臻實效三
殷災則恐懼不已
詔求直言故遺言官四出安撫軍民俱非儆惕月
前為彌文而已也
皇上身承
祖宗弘業運撫盈城春秋鼎盛麟趾振振天之所
以厚之者至矣而所以承天者無所當其心今

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
天子所以代天理物勤恤民隱而不為私者也皇
之不極于何會歸何以門為
朝儀又曠于誰稟仰何以殿為元宰素飡有汚內
閣何以房為其所以儆誡勵更新者不遺餘力
矣此時此景見者痛心聞者酸鼻尚可如前玩
惕以重怒
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利暢木暢則榮水暢

則長全暢則流土暢則平火暢則順暢不為災
積者災之狀也其禍必烈目今之災極矣臣仰
體
聖明脩省至意屬焦頭爛額之時敢冒死而言積
之狀真可為近日流涕者也今
皇子冠婚
册立稽訓正其時矣而尚未舉行是曰積典大
察以職事

請言官以應行

請而強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要缺久懸不補視事者有越俎代庖之嫌待治者有五日京兆之譏是曰積缺向之罪斥諸臣一槩不錄以一眚百原多池魚之殃以靡窮年共起投珠之嘆是曰積才疆外有揚帆之醜而當事匪人中原有揭竿之徒而駭機未息是曰積冦近有心迹無他而械繫之冤臣遠有皮肉已盡而搜

求之店稅左右數於杖下者白骨相撐中外衆
口稱寃者飛霜可俟是日積怨鎮邊督河諸臣
觀望風指以無為有展轉相冒虛詞罔上怙不
為怪是曰積玩諸所為積
皇上不能以明斷決宰相不能以去就爭然天隨
應之毫髮不爽往三月初九日災今年六月十
九日災是積三為六積九為十九也往年災
乾清坤寧兩宮今年災

皇極諸殿是積兩為數積少為多也
天心杌駕未可易測改心易慮尚足挽回易曰亢龍有悔亢則無下濟之實故有位而無位有民而無民積纖亢極造物制之鮮不敗矣故積羽沉舟積輕折軸多蓄迅發多藏厚亡可不寒心哉
皇上何不體
上天懇切之愛思挽渝怒之衍既

大廷可涖而

詔輔臣九卿科道諸臣於

便殿面議得失見兔顧犬未為晚也若必喜其

將順處堂相安如元輔志皐者仍專揆席則小

之輕政本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甚天怒矣

祗今

廟堂之上林泉之間豈無奉公憂國謀斷相資表

表塵埃出志皐數人之上者

皇上非不知之徒以志卑便于指使唯言莫逮用人而不用於人爾第天下大計主持在人君領袖在首相關係至非輕者英雄豪傑扼腕裂肝皆不能効尺寸於主上至以嗜利陳人為縉紳表率此志士之望闕而嗟傳聲而笑者爾此一臣者科道露章相續而畧不報顧遠近切齒相識而聽如充耳久為蒲柳質而千澤之念逾深已是朝暮人而登墊

之志未歇古者灾異策免三公而彼闇然媚世
居之不疑有功則受其賞有難不與其憂夫首
揆豈養病之地多事非杜門之時床褥非拜
恩之所褒庸非專席之任此時此人恐不可令聞
諸酋也堂堂
天朝臣之名流而猥以智昏昬腐之夫長處
明天子下天下後世謂
陛下為何如主即志卑為其乞休善矣所自為則

臣不知也臣西南賤品無德無隣非不知于志
皐奉命承教可幸無罪第惟
國家清寧則臣子并受其福倘積玩為灾積灾
為變臣之死所不能保安望其他矧自掄拔以
來此身業已許之
君父其又何疑焉適來狡倭大謀舉似萬全中外
洶洶人心畏亂更聞異常灾變益起狼心遇此
其及圍之乎漢臣有言灾異

皇上所以遣譴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

改則禍消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故動人

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悔過莫先行政

莫先用人今日急務莫有急於斥鄙夫親君子

以圖回天意者乎明良交泰之誼必回議始真

憂危懇惻之思非楮疏可盡

陛下英明之資可以為禹湯可以越文景當思

櫛

祖宗沐風沐雨之天下非可屑越且

皇天章明急列之譴告非比尋常之時首罷志卑

以為人臣不職之戒急

詔言官入對詢以囬

紓天之衍必有抒平日之積忠陳今時之要務以紓

聖明恐懼脩省之懷將見

躬聖脉之血脉流通初終並美為天之肖子而

任隕祖宗之靈大慰矣臣蒭蕘之獻實出血誠不任隕

惟越待

命之至

臣按庶常無言責劉剛忠憤所激抒此危言可謂詞臣之表表者掌院侍郎曾朝節獨謂其訕及首輔以考功法鐫秩剛竟恚死惜矣夫應

詔陳言雖指斥乘輿猶不反顧況吉士之與輔臣乃比肩而事主者安見其有可去之罪也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浙江巡按楊鶴一本為

聖躬靜攝多年人事怪征見象伏乞

皇上遠動天心破散群陰以消陽九事臣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為陽明靜為陰暗故天動地靜晝動夜靜天者

君道地者臣道也若地動不休天靜不止是謂天地失常晝者陽象夜者陰象也若晝短無光夜

怪

長無旦是謂晝夜失常久之便有怪徵出焉今
國家閣部九卿無一官不缺綱紀法度政事人
才無一不壞臣子方且如沸如焚
皇上反若不聞不見此所為地動天靜也
國家有群陰晝晦之形鮮天日清霽之象此所謂
夜長晝短也皆怪徵也即變徵也
皇上二十餘年
深宮靜攝付萬事於不理釀成一片靜世界久將

一片動世界矣及其既動雖欲靜不可得也今
日之天下已壞其八九
皇上不自料理雖為料理
皇上不自收拾誰為收拾此亦勢窮理極靜極思
動之時矣東風解凍百草萌芽雷始發聲蟄蟲
啟戶
皇上之一陽不動
皇上之天心不見宇內之群陰不解此非

綫

皇上長靜之時也今日長樂之鐘不聞金華之席
不啟臣子若將絕望猶有章奏之淺耳
萬幾般煩單
國重大此一綫之脉政如子母之氣呼吸相通子
居母腹子命在母子在腹中母命亦在子母呼
亦呼母吸亦吸母子命蒂懸於一絲豈有不吸
不呼按之無形揣之不動果然其腹如食物不
化者哉臣竊惟今日危之矣今天下目前吃緊

繫

上有數事。

皇太子之學必不可不講

福王之國必不可遲

瑞王必不可不婚救卜必不可緩大條必不可缺

榷稅必不可不罷逮繫必不可不釋此數事臣

子百口期於必爭

皇上百拒期於必聽然亦片語可究片刻可了但

在

聖心一動念耳動必疾如轉丸不動堅于轉石動
而復靜則為支行靜而復動則為甘霖
皇上第見大臣人人杜門小臣人人聚訟益堅其
厭惡之心而矯鎮之以靜牢固之以不動一竅
閉百竅俱不得開一結紐百結俱不得解大臣
人人杜門者
皇上之一味靜攝杜之也小臣人人聚訟者
皇上之一味靜攝聚之也幸而

闕△朝綱未鮮清議猶明諸臣雖有穴中之鬬△終不失

與△為殿上之爭其靡牙弄吻者雖各與△一肺腸實

各偏於所見臣以為宋人之調停在宋人則為

促齡之藥在今日尚為續命之膏蓋彼欲參用

小人此但不獨為君子彼所謂調停者洛黨蜀

黨之人散其黨而使合臣以為未嘗不可調也

顧△當此之時小臣既紛紜於口舌大臣又[illegible]怵惕

於風波小臣不能自調大臣又不能使之調計

惟有
皇上能調之耳夫
君父豈反為臣子調停者然臣聞家聽于親國聽
于
君兄弟鬩牆操戈一室未可靜置之不問且天尊地
卑上行下濟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然後坤之
上六有龍戰之傷
高皇帝大誥三篇不曾首述

君臣同游耶
祖宗朝三揚蹇夏故事何獨不可行之今日今閣
臣既不造
皇上之膝部臣亦無繇見
皇上之面催閣臣閣臣不補催大僚不補
皇上之不與閣部大臣調矣又何以望大臣與小
臣調小臣中自又相爲調也彼明知去河北賊
易去

朝中朋黨難直付之無可柰何此庸主無爲耳
皇上度內何不照臨之以日月鼓動之以風雷當
斷則斷是則與之以是非則與之以非進則成
其爲進退則成其爲退但使一陽之氣潛行嘿
走於三十六宮之中萬象自含春風將見臣子
如蓬頭垢面之人久不洗沐一旦新沐彈冠陽
氣浸淫與滿大宅寧肯中風狂走赴湯蹈火也哉
今

朝多缺政野有遺賢廢棄詿誤諸臣
皇上縱不欲盡還之以故物亦宜別作甄收無徒
坐待河清錮人
聖世如是盡收一世之人才以任一世之任使衣
舊履霜之士既不虛抱放中林甘林部黨之人
亦且盡靡之
朝籍大群既合小群自散當事有急何患乏人之
是虞哉

瓊

皇上始以一靜制百動終以一動收百靜操刃必割日中必焚在此時也群陰剝盡雷伏地中此時不伏何時始伏此時不動何時始動不然臣恐銅駝荊棘開

國家所必有之爭瓊林大盈恐緘縢扃鑰之不固矣

皇上其能一陽未伏諸臣安靜以養微陽使此一段頹靡不振之氣豐陵詬誶之習剔化作清明

世運風波不作人人自在中流亦不至于破人

國家危人

社稷生爲戚世之人死作含笑之鬼犯人之憂無

復事矣臣身在江湖心懸

魏闕目擊時事中夜不眠聞鷄長嘆安得引裾

帝座碎首

殿陛以慰

二祖

八祖在天之靈於地下也哉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職聞臯陶賡歌曰元首喜哉股肱起哉虞廷
之喜起者動象也以動生靜無為而治矣伏
羲之易乾南坤北文王之易離南坎北以坎
離代乾坤者乾為老陽坤為老陰無生動之
用也坎離交而後動帝王所以握治世之機
者本此易不云乎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

民服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刑科給事中陳伯友一本為多士稟征已廣銓法館選宜核祈定畫一之規以撲實用以快輿情事職竊惟士人入仕之途莫重乎始進而

國家進士之規莫公於銓除獨怪競榮者巧為覬覦而徇情者因有挪移於是士人操不定之志而各圖其便主銓持不定之志而官隨乎人此孔竇之所多端而流弊之所以無極耳語云十

免在野百人競之不定故也況用人而可不定
乎哉
明興最重進士之科每遇南宮竣役鼎甲授館之
後所以分別敘用二三甲諸士者有選館以拔
俊異也有銓選以入流品也事規昭然行之已
久無容更議矣顧選館者每科一選而此則闕
科矣取數不得不多多則濫竽者思以冒進取
選者各有定額而此則增五十人矣故額不得

不變變則巧宦者緣以生心若不早立一法以杜塞之徒令濟濟思皇之士翩翩禎國之英相率而為此趨徑之謀詭遇之合也非所以端士節而重始進也職同官之條陳

廷試深洞其弊舉考館之法大選之法一舉而歸之

廷試其令競逐者息陰饒覬者灰念

大典可以不辱銓法可以不撓誠遵此說而行之

費數日較閱之精核杜多士紛紜之弊端至便
計也然而
明綸未宣奉行尚未可卜也倘其域外之規未破
而成法之 是拘不規始於今而襲舛於前勿
論公論不服識者羞之亦大非
聖明廣頒興賢至意矣無已則何若就成法而稍
嚴飭之燭之以明矢之以公而成之以慎乎如
一選官也抱荊璧而含隋珠者詎不人人思售

然而數有定也於是借力於奥援通穴於孔方座主鄉紳之權要則噓咳可以興雲金門紫闥之賄入則竿牘可以生春甚且詩詞倩之鳳構試卷覓之代書而登瀛之選公為市恩之地矣夫此選者將以養一時之清望儲他年之相局而乃容若等職之也幾載清華以縱敗若昔之陳之龍近之黃國鼎非覆轍也耶則選不獨當以文也先察其行謂宜於諸進士中訪其鄉行

端謹家世清白素守繩檢者然後入選而選之
之法又不專於詩賦不拘於省分倘有鑽刺請
托諠譁於傳聞顯有蹤跡者不惟不選具令吏
部紀註以備他日官評庶乎倖進不啟而館選
得人矣如一大選也異清閑而畏風波者詎不
人人思內然而數亦有定也說者有謂數雖增
而取選仍當依舊者又有謂數既增而有己丑
之例可查者一六之名次均得以上下其手首

尾之後先或得以緩急其着應部應州者固無
移而應推應知者多方以避則銓衡之府貽人
以揣摩之柄矣夫士也入則為侍從出則蒞民
杜亦何所不可而委蛇粉署者虛擁風塵歲月
之華躬親簿書者實增剔歷諳練之能又安所
見軒輕而為此役役耶謂宜於各部辦事之始
明示或照三百人取選之數首選若干次選若
干以及於未毅定數目按其選期尚緩資斧不

繼許照新例給假還家則人各守其已定之次而相安於應得之官庶乎倖心不萌而銓選得體矣凡若此者皆明以燭之公以矢之而慎以成之所為推實用而快輿情之善物乎然職猶有說焉樹木者必植其根建屋者必固其基士人第一步夫亦各有根基也其根基曰職品高則不可以暗汚乘也品端則不可以溷濁入也離蓬茅而膺簪紱耽章句而享華膴斯亦榮矣

効

得一當以報効知遇東西南北惟所命之而肩計較於崇卑內外為蓋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自笠任以往有受用不盡者矣室取其蔽雨而不必大廈之觀焉馭其代勞而不必為輿從之飾巾帶衣履取其文身飲食器用取其適體而不必為精緻奇麗之炫凡事皆從澹泊寧靜起念而終身建豎恒必縣之目前虛隙之炎凉又何論焉而要之在上焉者提一定之衡而不輕為

挪移以狥私情下焉者守有定之志而不妄為
覬覦以邀非分交相成以光熙朝掄材
大典則館選無混珠之收銓法無躐治之實人情
帖服而仕路廓清矣伏祈
聖斷採擇

臣按

國家鄉會試三載一舉行或于經義策論之外偶
用鄉舉里選一科庶奇才篤行拔十得五耳詳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禮科給事中　詩教一本為敬陳愚見酌議銓法乞

勅更定以平政體以濟時艱事臣惟銓法之大者蓋無如遷轉推陞二事矣遷轉之格無異同則當恪守其常當常而或變是堤決而不可不防也法於是乎廢推陞之時有緩急則當稍通其變當變而或常是柱膠而不可鼓也法於是乎

窮守法而使法廢開天下僥倖之門用法而使法窮貽地方搶攘之禍此皆以法從人不以人從法之過也以今日之時事而言今日之銓法其可議者臣愚所見有二焉不避狂瞽竊效蒭蕘敢掇拾以進一曰還轉不守其常則選郎是也選郎之轉常少也亦既為成例矣然必選期完滿而後可今則有不必然者如三十七年之薛芳三十八年之朱世守引疾之墨未乾奉常

薛　薛

之牘旋列雖有下有不下而人言已嘖嘖不平守
矣然所少者猶一選兩選也至四十年之徐可
求典銓已多物議居家猶僅半年以比薛宋亦
自不可該部覆疏乃謂優升在通即擬照例推
用而近日劉崇文告病纔兩三選耳亦遂以准
照近例起用為覆矣曰照例曰准照近例非謂
薛芳朱世守故事耶夫芳與崇文皆所稱賢者
惟其賢也或亦不樂有此格外之擬而祗以濟

巧宦者之私耳蓋選未滿輒去去輒太常寺少卿推輒沿以為例此不可之大者也官數易則事頻更頻更則弊滋作傳舍者但求脱乎奚任責成代庖者事莫經心將生推諉非所以專事權也後此之未完六選者轉相援引前此之必完六選者反以偏枯非所以服人心也往者既以此昭示後人來者又以此奉承前輩始乎作俑卒乎濫觴非所以塞倖竇也已躁進而望人

之耶恬已破格而責人之梗令尤而效之庸可得乎非所以端表率也或為情事所迫則宜再用以考其終或為指摘所侵尤須酌處以觀其後槩從優轉無少分別非所以課功能也況選郎佐冢宰以進退百官責任綦重矣關係綦大矣仍不祗奉

憲章稱述

祖制而漫云近例例以近名胡可訓哉臣愚以為

宜
勅該部令後掌選郎官務完六選方許出部即聞
有不得已而去者待其起補之日仍查資俸之
淺深兼覈官評之高下酌量擬推不得一槩優
以美缺則人言可免銓屬自重所以愛惜保全
之者更大矣故曰還轉當議也以平政體也一
曰推陞不通其變則蜀撫是也蜀撫之推曹楷
也亦既稱得人矣然必

明旨俞允而後可今則有不然者一巡撫也前楷推者黜矣後楷推者黜矣而楷處其間為時最久催
請更煩乃竟不克收補牘之效也執此之推而無變該部職掌亦宜然頃在無事之時旦夕少待無妨耳今四川何如哉夷猓作亂方議勦撫轉餉調兵者誰運籌握策者誰備制禦之失宜將反側之立見破殘五衛騷擾三巴可懼也喬璧

星五日京兆耳一官休致必無彈壓之威三載淹留徒受羈縻之苦事權旁落叢蘖叢生可憂也近見璧星復與曹楷互相奏辯矣前撫畏後撫之搜求而有將來之隱慮後撫擬前撫之傾害不無先入之成心萬一相代形蹟未忘意見或舛事有不可知者可惜也巴蜀父老望一撫臣如望歲焉就使即難尚難促到而況杳乎其未有期也彼固急之此固緩之

上固持之下固需之醞釀既深決裂必大一旦變
生悔將何及可念也臣愚以為宜
勅該部不妨酌量另行推舉速
請點用庶不誤事然徵獨一蜀撫也即如禮部祠
祭司郎中鮑應鰲之推吏部殆有甚焉始而首
推繼而單推總計幾及三年憑催何啻百疏所
以為應鰲者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然啟事徒勤
留中如故今日曰應鰲明日曰應鰲曾何益之與

有夫祠司清秩應鰲深資儘可徐養望以待遷何必久占缺而候調蓋於事便而於官或不便不失其為公也若於官便而於事或不便則成其為私矣

朝廷用一官則求幹一事臣子居一官則求效一職果當公議以便事抑徇私以便官乎語云一兎在野衆共逐之今日吏部司官之缺不幸類是茲復有以清黄之疏暗作毛遂之薦致被檢

旋

舉施掛彈章者矣可不戒歟蓋朝令夕更是紛擾也固非法紀累歲經年是躭閣也亦豈事體故曰推陞當議也以濟時艱也臣感觸時事偶有所見不敢不陳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少有可採即

賜施行其於銓法未必無補然臣愚惓惓一念尤望諸臣盡洗諂訑陵競之習共遊蕩平正直之途勿嫌人異己而故與為難勿嗔人駭己而憤

不相下法當恪守者勿狥私便利而輕毀其成
法貴變通者勿固執拘攣而坐視其弊凡以守
祖宗之法濟
國家之事而已他何計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職按文選郎六選陞奉常舊制也然干請不
遂年例不容皆生得失故利於速遷亦巧宦
事耳

先朝陸光祖孫鑨嘗為選郎不避嫌怨竟為名臣

彼畏首畏尾以求瓦全者可愧矣

誤　眙　直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兵科給事中胡嘉棟一本為銓臣推轉無私採
訪大誤謹據事再辨以明臣節以昭公道事項
者臣以年例外推具
疏自白心迹誓盟
九廟非不肯自甘於不肖賂士林之羞耳近見吏
部尚書孫丕揚真指事迹一
疏臣讀之不覺淚下何人造言誣臣出於常理之

外知此又敢不昧死一言以自昭雪乎據
疏所云臣於王元輸往復之書有賊勢方盛等語
蓋臣原以無心處元輸只就其書中語回答且
寓勸阻之意臣曷故代人罵人但一時筆欠檢
點固臣之所不諱也又云與元輸共謀害人因
其誓帖請罪再不敢賣友等語不知所謀害何
人所誓悔何事無形無影實臣之所不受也夫
私書非

薛

疏揭之比譬口豈公平之論果遂足以服臣之心乎然猶其小也若臣作武昌推官正值楚宗室之變臣奉文偕查大木及楚而獄已成臣廉得宗室四人其情不實即申文院司力爭且不肯聽其叙功而當事者遂以公事委臣他出無何而升南吏旬日就道亦不忍見多宗之枉死耳湖廣布政薛三才楊道會舊按臣史學遷等知臣處楚事最真乃謂上交四明鍛鍊楚獄乎此

一奇寃也武昌道僉事馮應京初履任時未閱人情臣凡事為之調劑及稅監之亂事事相倚極力極救地方楚人誰不能言之不知臣以何事阿布政以何事恨馮僉事所杖死陳奉手下者何姓所云布政代奉草疏者何名臣何故從中挑之又趙巡按何處有掌寫本之張書辦其又誰弊之而以無頭供妾坐職乎當馮應京逮後楚亂大作各官俱不在省

九門盡閉兵火四起此時拋命定亂者副使周傳誦與臣一理官而已及事少定而推南禮部主事奉
聖旨這員官缺另推來用臣遂淹滯九年海內共知爲陳奉所害沈一貫所排特倖免一遠耳應京雖死而周副使見在臣爲楚事萬苦千辛九死一生而一旦粧成罪案天理人心之謂何此又一奇冤也臣未入京知顧天埈爲誰臣既入

京識姚文蔚等何面況沈一貫與臣若風馬牛
不相及且其去
國一年而臣始至長安及臣入科而追論尚不已
廼云為之主謀選科道乎此又一奇冤也汪若
霖係臣同鄉心交臣
疏論奸輔若霖貽書於臣云直氣廼如此實為公
危之不知臣何故相傾害乎沈歸德為臣鄉先
達郭江夏於臣為知己郭每貽書所知云楚獄

若非胡司理我一家幾有性命之憂近日貽書京中友人云楚舊司理為我有人所不及知我所不能言者此果沮抑之否又郭聞有人誣臣者近復貽歸德書有云胡為楚司理刑時當陳瓚之亂實與馮僉事同功一體而馮貽書不佞曰當今臨大節不可奪者推官一人而已後不佞歸楚胡每感嘆時事而今在省中之

疏

有曰自四明釀亂至今回視歸德忠佞如星淵

貪廉如黑白可但云通執稍殊而已哉此其
疏意自可見如何而指為排斥翁台哉若為人修
怨而亦指胡為非類豈不豪傑鮮體君子灰心
乎以上各書俱有見稿第令銓臣移書三臣閱
之其事情明白迥無端以列臣以三大罪是又
一奇冤也嚴有何數月前楚客寫書於臣言有
人投揭要路謀害臣者大畧如銓臣
疏中所云臣姑置之不理寧隱忍遲回以俟公論

稍定迺得委曲以去而不意其竟至今日矣果
如所云臣豈倒轉已乎丕揚
三朝宿望其磊落大節自非臣所可及但其聽聞
不聰藻鑑易眩既不盡也臣之素履又不盡見
臣之章
疏其所以處臣者內不足以服臣心外不足以孚
輿論徒足以快群小奸惡而猥云再有效尤者
倒轉不足以盡之豈謂志士盡可以得喪昧其

心而舉世滔滔遂無蹈東海之魯連哉

九廟有靈彼造言誣善之人不殺身不滅門不足
以示鑒矣

職聞楚有陳奉之變與宗室之變皆稱推官
胡嘉棟有斡旋之功後為退閒錦衣劉承禧
以假書譏之於冢宰故至外補

總△

偲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一本為敬陳澄清四議以飭吏治事職弱冠通籍為令最久其閒民情世故閱歷頗多竊嘆當今吏治全是虛文浮套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漢賈誼曰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今之為吏豈惟不知體上下相蒙名實不相應蓋溺職甚矣謹以平日聞見最真者條曰澄清四議大抵俱前人所已言

法久而玩所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也一曰堅司巡歷宜親州縣之職最為親民而必臨以監司者為撫臺總持大綱勢難出巡故每省四面計道里遠近分設監司凡吏治得失小民疾苦皆宜留心非徒使其擁旄自尊坐食彈壓已也職為諸生時曾見一守道巡行阡陌頗有古風其餘陪巡所至非票取折程則催辦酒席而外即支靡僱卧堅壁嚴於細柳矣父老希得

聞其聲況見其面乎職請自今為約凡守巡所屬地方責令撤帷露冕減騶從省廚傳避陬避(僻)壤無不遍到興革大事既與州縣賢者面相訂確其縱恣不檢及闒茸無為佐領蠹民者既行戒諭明闡吏威勤宣民隱贓吏望風解印稱一路福星豈不美哉一回上下交際宜革道府之臨州縣體統綦隆重矣為上官者苟非廉潔自持安能儆於有位職為令時記一監司凡所屬

進謁先覲禮單皮弊非貂鼠鵝絨下程非天花燕窩曾不得其一盼或過歲時伏臘禮慶之辰輪蹄錯道苞苴盈庭青天白日斯受之矣又何必昬色夜金天知地知哉職請自今著為令凡有司進見本管上司絕不許備土儀稱贄有受屬官一帛一縷者事發俱以賄論府官於州縣州縣於其佐領法俱如之夫今之正己率屬砥節冰霜者豈曰乏人法為不肖者設耳一曰征

收投櫃當議考

國家征收皆用大户有司嚴查其乾没比其逋負已耳銀錢出入毫不經手後不知何年改為投櫃始非不善而率為貪婪網財之術如各處撫按所參劾或明加暗添視為固然即單丁下户無一得免何怪窮黎膏血日填貽吏谿壑耶昔南樂魏中丞撫晉曾漸復大户之舊力革拆封之弊一時官民稱便此法可行於晉獨不可做

而行之天下乎雖各處土俗異宜尚有難以一
律齊者誠行令撫按於其利害所在從頭討論
各求稍寬一分亦今日救時之急也一曰官員
署印宜擇府縣正官陞遷入
覲事故不一代庖之人往往視印為奇貨乘時攫
取稍有難事來之高閣錢粮不清簿書不稽職
此之故諺曰署印如打劫此善喻也職曾見一
歲貢監生署府至二年一粟監署縣至年餘狼

狽之狀至不忍言且
朝廷名器可聽若輩忝竊至此哉職請自今申明
府印缺先儘甲科推官後及同知通判有聲者
州縣印先儘鄉科教官後及佐貳出正途者彼
其豎立方新决不苟圖旦夕較之日暮窮途志
惟在得之夫萬萬不侔矣至布按幕職銅臭鄙
員往往鑽刺營求得署大縣一到地方借上之
勢毒下尤深此職目擊痛心當并禁革者也夫

雜

今天下吏道龐襍刻弊多端四事聊舉其大綱

去其太甚者耳如狂言可採乞

下部院覆議撫按遵行要在事簡而易守法嚴而

必用庶人心振刷實政可興矣

職按澄清四議皆切中時弊撫按見諸施行

吏治其有瘳乎